

Jim Spiegel 博士, 《宗教哲学》, 第 15 节, 神圣天意

© 2024 Jim Spiegel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詹姆斯·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宗教哲学的讲课。这是第 15 节课, 天意。

好的,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天意。天意学说与上帝关心或控制世界的概念有关。

这在哲学上很有趣, 因为它提出了许多与人类自由以及邪恶问题有关的问题。我们将要考虑的问题是, 或者任何特定的天意学说都旨在解决的问题是, 上帝对世界的控制有多完整? 上帝是否预先决定了人类事件? 天意如何与人类自由和世界上邪恶的存在相协调? 所以, 让我先简要解释一下天意的每一个主要观点, 从奥古斯丁加尔文主义的观点开始, 即上帝注定了所有发生的事情。所以, 从这个观点来看, 上帝对世界 (包括人类生命) 的控制是绝对完整的。

有时人们会说, 天意是细致入微的, 掌控着宇宙的所有细节, 包括人类。简单的神预知是指上帝只预知将要发生的一切。他并不预先决定这些事情。

因此,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 那些捍卫简单神预知的人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某种人类自由观念。这些观点中涉及不同的人类自由观。神中间知识, 也称为莫林主义, 是一种认为上帝知道自由生物会做的所有事情, 并据此发号施令的观点。

我将更详细地解释这一点以及其他观点。最后, 还有开放神论, 这是较不正统的近期观点, 认为上帝并不完全了解未来, 他甚至可能对某些事情的发生感到惊讶。上帝在创造人类时冒着风险, 不知道许多事件和人类选择的结果会是什么。

这就是四种标准观点。现在, 我提到, 每一种观点都假设了一种特定的自由观。那么, 让我们来澄清一下人类自由的三种主要观点, 首先是强决定论, 这是一种肯定普遍因果关系并否定人类自由的观点。

强决定论者认为，世界上的每一个结果和每一件事都有充分的原因，包括做出选择的人；强决定论者认为，人类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由先前的原因决定的。即使他或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总是有某种充分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强决定论者认为人类一定不是自由的。

我们并不自由，也没有道德责任。自由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持相反观点。自由主义者肯定人类自由，但这样做就否定了普遍因果关系，认为人类意志是因果决定律的一个例外。

然后，顾名思义，相容论者的观点认为，人类自由和普遍因果关系在逻辑上是相容的。所有人类的选择都必须有原因。他们在这一点上与强硬决定论者的观点一致。

但尽管如此，只要我们做出选择的原因在我们内心，人类就享有相当大的自由。我做出的选择是我当下心理状态、欲望和动机的结果。只要我没有受到外界的强迫，我的手没有被束缚，我没有被锁在房间里，我就能按照自己的选择行事，而这保障了我的自由，根据相容论者的说法。

有时，这种观点被称为软决定论。当谈到基督教对自由观点的态度时，我认为可以肯定地说，基督徒应该避开的这三种观点之一是硬决定论，这是因为圣经明确指出人类负有道德责任，因此必须有某种重要的自由感来解释这一点，这与硬决定论相矛盾。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的选择归结为某种自由主义，某种相容论。

这两种观点中的一种，正如我们将在这些不同的普罗维登斯观点中看到的，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以自由意志主义的信念为前提，选择自由意志主义的人类自由观。其中一种是相容论者，即奥古斯丁加尔文主义的观点。加尔文主义者在人类自由问题上相容论者。

那么，让我们来谈谈这些关于天意的观点，并对这些思想进行一些解读，首先是开放神论，这种观点也被称为自由意志有神论。大卫·巴辛格、克拉克·皮诺克、约翰·桑德斯和威廉·哈斯克等人都为这种观点辩护。他们是 90 年代早期

至中期出版了一本名为《上帝的开放性》的书的五位作者中的四位，这本书确实引发了人们对学术讨论的极大兴趣。

它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天意观，其实并不新鲜。20 世纪早期，解放神学、女权神学和过程神学都有这种观点。但开放神论是独一无二的，至少因为这种观点的支持者是圣经绝对权威的忠实信徒，甚至坚持认为圣经是绝对正确的。

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高度重视《圣经》。那么问题是，这种观点真的能与《圣经》相符吗？那么，这种观点是什么？正如我所提到的，开放神论者相信上帝在创造过程中确实会冒风险。他们否认上帝拥有详尽的预知能力。

他并不知道未来的一切。他们会说，即使是完美的存在，也就是上帝，也无法知道未来。他们提出上帝没有详尽的神圣预知这一观点，因为他们关心保护和维护自由主义的人类自由观，也帮助解决邪恶问题，并试图将这个世界上极端邪恶的苦难与上帝的现实相协调。

因此，开放神论者呼吁自由意志论者来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说，如果人类在这个意义上是真正自由的，自由意志论者，那么即使是上帝也无法提前知道我们会选择什么。这是即使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也无法获得的东西，也就是说，无法知道一个自由意志论者未来会选择什么。

而邪恶是我们滥用自由意志的结果。所以这一切都是我们的责任。上帝不对人类所做的任何坏事负责。

这就是开放神论者处理邪恶问题的方法。这很简单。威廉·哈斯克和戴维·巴辛格等开放神论者已经给出了一些有力的论据，旨在表明自由意志主义的自由与详尽的神预知不一致。

因此，这一主张的基本逻辑是：人类自由意味着相反选择的力量。如果到了选择的时刻，我选择巧克力蛋糕而不是面包布丁，而且我是自由选择的，那么这意味着如果你倒转时间，让我处于同样的境地，我真的有能力做出相反的选择，选择面包布丁。在那个选择的时刻，可以获得所有相同的因果条件，而我仍然有能力选择一条路或另一条路。

我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这就是相反选择的力量。好吧，对所选行动的详尽神预知意味着该行动不可能是其他的。

如果上帝知道我会选择巧克力蛋糕，那么当选择的时刻到来时，我真的不能选择面包布丁，不是吗？因为我不能让上帝表面上的知识出错。如果上帝真的知道这件事会发生，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其他情况。因此，详尽的神性预知意味着没有相反选择的力量。

我确实会选择巧克力蛋糕。如果上帝事先知道我会选择蛋糕，那么我就不可能选择面包布丁。详尽的神预知意味着没有真正的自由去选择某样东西，这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

因此，人类在拥有详尽的神预知的情况下，没有自由。现在，所有这些通知都是以自由意志论者对人类自由的看法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你知道，我们拥有的是一种相反选择的力量，意志并非完全确定的。但鉴于自由意志论者的自由假设，开放神论者可以提出反对详尽的神预知的论点。

他们就这一神明详尽预知的教义提出了一些进一步的观点。如果上帝预知 X 会发生，那么 X 已经保证是真的。那么，如果上帝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他还能做什么样的天意工作呢？事实上，这似乎在约束上帝未来的行动。

如果他知道将来会做某事，那么他就必须做，否则就别无选择。这似乎甚至消除了神的自由。此外，开放神论者有时会指出，详尽的神预知会消除神的情感。

只有当上帝事先不知道所有结果时，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神圣情感。他们会说上帝事先不知道所有结果。他一定不知道所有结果，因为人类有自由意志，这就是为什么他真的会感到惊讶、沮丧或愤怒。

他对人类行为的任何情绪或情绪反应都表明，他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某个人在做某件事之前会做什么。威廉·哈斯克从开放的有神论角度阐述了

神全知的教义。他将神的全知与神的全能进行了比较，正如通常所定义的那样。

因此，全能是全能的标准定义，至少可以追溯到托马斯·阿奎那，即上帝可以做任何逻辑上可能并完美的事情。哈斯克说，全知可以用一种与之平行的方式定义，即上帝知道一切可以知道的事情，但正如他所说，上帝在逻辑上不可能预知真正自由的生物行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上帝不可能知道你明天要做的所有事情，因为任何生物在逻辑上都不可能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

这是哈斯克的观点，也很好地代表了开放神论者群体。因此，由于上帝没有详尽的预知能力，开放神论者认为上帝在创造人类时冒了真正的风险。他事先并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

他无法确定人类是否会陷入罪孽，也无法提前知道任何特定的人类会如何回应他通过信仰而获得救赎的提议。上帝可能会对他对未来的信仰、希望和期望感到惊讶、沮丧，甚至犯错。这显然是有争议的，一旦你开始谈论上帝会犯错，你就踏入了一些禁区，一些严重的神学问题。

但开放神论者，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坚定地坚持这一信念。威廉·哈斯克对预言有三重方法，我认为这是非常创新的。当思考开放神论和上帝可能误解未来并且不知道未来的想法时，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未来对他来说是隐藏的，而且，你知道，由于自由意志，有些事情他无法知道。

那么，他是如何预测未来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事件，并最终完全准确的呢？哈斯克说，我们需要把预言分成不同的类型。他说，有条件预言，即取决于人类行为的预言。如果你做 X，我也会做 Y。所以，有条件预言。

有些预测是基于现有的趋势和倾向。所以他可以基于此做出预测。然后上帝自己会宣布他想要实现什么。

他可以保证这些事情会发生。所以，这取决于一个特定的预言。如果我们发现他预言弥赛亚会在某个时间和地点诞生真的不太可能或令人惊讶，那是因为上帝确保了这一点会发生。

他没有让事情自行发展，这是其中一件事。他进行了干预，以确保事情能够顺利发展。这就是我对哈斯克提出的三重预言分类的看法。我认为第一类和第三类是有道理的，当然，当他谈论有条件的预言和上帝打算做什么的宣告时，肯定是这样。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我认为第二类是有问题的。如果人类拥有自由意志，那么现有的趋势和倾向将不足以让无所不知的存在（至少从开放神论的观点来看）可靠地预测未来，尤其是未来几百年的未来。

这根本行不通。你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不是条件预言。所以，如果第二类行不通，它们也不是条件预言，那么它们一定都是上帝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但现在，神对人类自由和自由意志的干涉如此之多，似乎有损于开放神论者所希望的，即维护人类自由意志。上帝如此干涉，确保一切顺利。要实现所有这些预言，就必须对人类自由进行大量干涉。

因此，我认为，从表面上看，这种分析似乎很有说服力，但考虑到开放神论者对自由意志的承诺，这种分析最终会变得相当成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上帝如何保证他的历史计划能够实现，同样，在自由意志的条件下？哈斯克说，上帝资源极其丰富，可以根据人类的所有反应调整他的计划，以实现他的目的。所以，这就是开放神论，以及一些领先的开放神论者在那里发展的一些思想和概念，以及这种观点的一些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暗示上帝的观点有时会出错，上帝并不完全了解未来。这似乎与圣经对上帝的描述格格不入，至少在我读过的圣经中是这样。然而，这三种关于天意的观点的支持者都会强烈批评开放神论。

那么，让我们来谈谈关于天意的其他观点，我认为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对圣经有高度评价的基督徒的正统选择。其中之一就是简单的神预知，这种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是大卫·亨特。亨特为简单的神预知辩护，反驳开放神论者的批评，开放神论者认为详尽的神预知教义没有带来天意的好处。

拥有详尽神性预知的上帝会比没有神性预知的上帝更伟大吗？亨特说是的，他构建了一种思想实验，其中我们让 E 代表一个事件，上帝对 E 的了解，然后上帝的行动和上帝的目标都是这个思想实验所涉及的所有元素。亨特理解简单的神性预知，因为上帝可以看到时间上遥远的事物，就像我们可以看到空间上遥远的事物一样。因此，根据亨特的说法，E 的 K，或上帝对 E 的了解，在解释上依赖于 E。他称这种观点为完整的、简单的预知，因为上帝一下子就了解了整个未来。

这与他所谓的渐进式简单预知截然不同，在渐进式简单预知中，上帝会不断获得，或者说他对未来的了解会逐渐增加。而完全简单预知则意味着上帝一下子就知道了一切。这是亨特的观点。

因此，亨特设想了上帝和撒旦之间的石头剪刀布游戏，以说明上帝如何利用完全简单的预知来实现目标，即赢得游戏。希望这个想法不是太愚蠢，但它说明了他的意思。上帝预先知道撒旦会选择什么，上帝利用这一点做出自己的获胜决定。

所以，这就是上帝简单的预知在特定情况下有用的原因。与撒旦的石头剪刀布游戏可以代表人类的许多情况。约翰·桑德斯认为亨特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意味着上帝无法真正阻止某事发生，而他知道这会发生。

如果上帝预先知道我今天会遭遇车祸，那么因为他知道，所以他无法阻止它。当然，任何为我的安全祈祷都是无用的，因为上帝受制于他对事件的预先了解。亨特回应说，预防并不是唯一的天意活动。

上帝可以利用他完全、简单的预知来预防，即防止撒旦赢得石头剪刀布游戏。然而，亨特似乎至少错过了桑德斯批评的要点，因为完全简单的预知似乎并不

排除相反选择的力量。对不起。当涉及到上帝未来的行动时，它确实排除了相反选择的力量。

这是我之前提到的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桑德斯说，在亨特看来，上帝在做出决定之前就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上帝无法计划、预测或决定自己在特定情况下的行动。如果他事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么他就没有理由深思熟虑或计划。

当时机到来时，他只是做他事先知道要做的事情。这似乎剥夺了某种神圣的理性或深思熟虑，这似乎是违反直觉的。所以，这种观点，即简单的神圣预知观点，也存在问题。

讽刺的是，它抑制神性自由的方式，即使它似乎在保护人类自由意志，却似乎在束缚上帝。第三种观点，神性中间知识，也称为莫林主义，是由耶稣会牧师、耶稣会神学家路易斯·德·莫利纳在 16 世纪发明的。这就是它被称为莫林主义的原因。

克雷格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通过思考《圣诞颂歌》中埃比尼泽·斯克鲁奇向拜访他的一个幽灵提出的问题来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我猜这是圣诞节未来的幽灵。斯克鲁奇想知道，你知道，这些事件是会发生还是可能会发生？与可能或可能的概念密切相关的是，在可以获得的某些条件下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莫利纳关注的所谓中间知识，即上帝对将会发生什么的知识。这不仅仅是将会发生什么，不仅仅是可能会发生什么或可能会发生什么，而是在特定条件下将会发生什么。这些是介于可能和将会发生什么之间的反事实条件。

威廉·莱恩·克雷格 (William Lane Craig) 等人认为，它们是解决天意之谜的关键。以下是一些反事实条件句的例子。如果我有钱，我会买一辆梅赛德斯奔驰。

这不是真的，但我想威廉·莱恩·克雷格可能就是这样。对我来说却不是。如果戈德华特当总统，美国就会赢得越南战争。这是反事实的。

如果你约她出去，她会答应的。这些都是反事实条件。前提是不真实的。

我并不富有，戈德华特从未当过总统，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也没有约过那个女孩出去。但如果这些事情发生了，如果它们确实发生了，那么其他的事情也会随之而来。这是一种反事实条件，而对这些事情的了解将是一种中间知识。

它与上帝创造法令的逻辑顺序有关。因此，莫利纳指出，上帝有两种知识：自然知识和自由知识。自然知识是上帝对所有必然真理的认识，包括他可能创造的所有可能世界。

他拥有那种知识，他拥有自由知识，那是他对现实世界所有偶然真理的认识，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他拥有那种知识，但他也拥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知识。莫利纳认为，上帝的自然知识先于他的任何法令，他的自由知识源于他的法令。

他拥有先于神旨的知识，然后是神旨所导致的知识。他对反事实真理的知识介于两者之间。它介于他的自然知识和他的自由知识之间，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中间知识。

上帝知道自由意志的生物在不同情况下会做什么。因此，关于彼得否认基督，上帝知道彼得面对这种诱惑时会做什么，上帝决定了彼得将面临这种诱惑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知道他会否认他。

他有中间知识。但上帝并没有命令彼得选择否认基督。因此，这在上帝和邪恶之间创造了一个缓冲。

上帝可以命令一个他拥有所有这些中间知识的世界，而无需命令这个世界中实际的邪恶。这真的有效吗？问题是，上帝不应对抑制或侵犯人类自由或邪恶的发生负责。克雷格继续批评奥古斯丁加尔文主义观点中关于天意的替代观点。

他说，他似乎将上帝对所有事物的预定置于他的预知之前，从而使上帝成为邪恶的始作俑者。这种简单的神圣预知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轻视了神圣的预定，因为未来是无法改变的。如果上帝知道这一点，那么他的法令就毫无意义。

这是开放神论者反对简单的神预知的观点。然后，关于开放神论者的观点，克雷格说这完全不符合圣经。其他正统观点的支持者会衷心同意克雷格的观点。

那么，神圣的中间知识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观点吗？在对神圣的中间知识的批评中，人们一直提出某些反对意见，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基础反对意见。而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根据自由主义的自由观，上帝无法知道自由生物会选择什么，或者在各种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什么，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们成为事实或为他们的真理奠定基础。上帝凭什么知道彼得在那种情况下会否认基督？这就是基础反对意见。

现在，克雷格回应说，基础反对意见假设了他所谓的真理制造者理论，该理论认为，对于任何真理，一定有某种东西使它成为真理。然而，根据克雷格的说法，命题与其真理之间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问题在于，这是否真的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对基础反对意见的充分回应吗？我认为基础反对者不必假设真理制造者理论。任何版本的真理对应理论都可以使基础反对意见奏效。我认为可以这样提出问题：神圣中间知识中的反事实真理到底对应什么？这确实需要一个答案。

与此相关的是另一个问题。也许这只是这个基础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我看来，莫林主义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假设了一种决定论，一种莫林主义者不愿接受的决定论。

因为整个情况是这样的，当你分析它时，我认为你得到的基本上是“如果加上必须”。说彼得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会否认基督意味着如果他处在某种情况下，那么他就会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如果他处在受到诱惑否认基督的情况下，那么他就会这么做。

他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必然的。如果上帝知道这一点，那么这与简单的神性预知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上帝所知道的，无论是简单的神性预知还是神的中间知识，如果他知道事情会是这样的或将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在特定情况下，事情必然会发生，因为上帝知道这一点。

因此，这其中存在着某种决定论的方面，当然克雷格和其他莫林主义者都会否认这一点，但我认为它确实存在，而且这对神圣的中间知识来说是一个问题。最后，还有奥古斯丁加尔文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和创造人类时没有冒任何风险，上帝预先安排了人类历史上的所有自然事件。正如《威斯敏斯特信条》中所说，这种观点的一些支持者包括保罗·赫尔姆、史蒂夫·考恩和我。

我在一本名为《天意的恩惠》的书中捍卫了这一观点。但这种观点也有问题。这四种观点都存在问题，而奥古斯丁加尔文主义观点的一个问题是，它意味着人类没有自由意志，因此没有道德责任。

这将是这一观点的一个主要问题，我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毁灭性的。但是，尽管奥古斯丁加尔文主义的观点确实与自由意志主义的自由观不一致，但它仍然与一种合理且合理的自由观相一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相容论观点。这就是根据个人选择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的自由。

即使一个人的选择是由他的心理状态和最强烈的动机和欲望决定的，但如果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行事，他仍然是自由的。因此，它将自由的定位置于与自由主义观点不同的位置。自由主义观点认为，自由与意志有关，而不是完全由因果决定。

相容论者则说不是；自由与根据一个人做出的选择采取行动的一定能力有关，即使一个人的选择是确定的。相容论的优点包括它避免了我们讨论过的关于详尽的神意预知和自由意志主义自由的不一致问题。相容论也符合普通语言以及我们如何确定我们选择的原因。

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会选择那样做？很少有人会说，我不知道。几乎总是，一个人能够找出自己选择的原因，这样做并没有否定自己的自由。事实上，他们会说，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自由的选择，因为我选择它是因为这个、这个和这个。

这表明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理性的选择就是自由的选择。相容论也最好地解释了自由和在天堂服从的保证。如果上帝没有决定或保证我们永远不会犯罪，我们如何理解我们在天堂的自由以及我们将永远始终如一地服从上帝。

从自由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有问题的。哇，你在天堂失去了自由？对于相容论者来说，不，你在天堂保持自由，就像你在这里自由一样。仅仅因为上帝限制了你，并以某种方式决定你在天堂永远不会犯罪，这并不会剥夺你的自由，因为你仍然有相容论者的自由，可以根据你的选择行事。

他只是保证你的所有选择都是好的。所以这些是兼容论的一些优势和好处。奥古斯丁加尔文主义观点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似乎存在更严重的邪恶问题。

它似乎把上帝变成了罪恶的始作俑者。奥古斯丁加尔文主义者对此的回应是，不，奥古斯丁加尔文主义者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比其他天意观点更严重，后者肯定了上帝的详尽预知。奥古斯丁加尔文主义者通常采取的解决邪恶问题的方法就是更大的善，即上帝允许邪恶存在于这个世界，甚至安排了耶稣被钉十字架这样的可怕事件，以便带来更大的善。

因此，对于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邪恶，显然更大的善是通过基督完成的赎罪工作来拯救人类。如果上帝能够为了更大的善而救赎邪恶，那么他也能救赎所有较小的邪恶。所以这就是奥古斯丁加尔文主义的典型回应。

有关我自己对这一神学范式（奥古斯丁加尔文主义的天意观）的更多发展，请参阅我的书《*天意的益处，对神权的新看法*》，我在书中探讨了这种神权观对科学实践、我们对世界的审美观、神性情感、邪恶问题以及基督教伦理和精神形成问题的影响。在开始探讨神权崇高观的积极益处之前，我在书的开头用几章批评了开放神论。所以，我们对神权的讨论到此结束。

这是詹姆斯·施皮格尔博士的宗教哲学教学。这是第 15 节课，天意。